

刘斌：雅加达 周末记事 上

2018年5月第一个周末的傍晚，我们一行搭新航飞往雅加达。飞了大约一个小时二十分钟，雅加达已在眼前。

这个离新加坡那么近的邻国首都，我们在新加坡二十多年都不曾到过，也不敢去，要不是这次由明玉大姐亲自带路，也许我们还会很久持有这份遗憾。

明玉一家，就是在二十年前那场印尼排华动乱时来到新加坡避难的，并由开始的陪孩子读书，渐渐把在印尼的餐馆生意带到了新加坡。

这些年来，明玉已经在新加坡开了几间印尼餐馆和食阁摊位，就连李总理的新年派对，也特别选用了明玉的印尼美食呢！

孩子们也已在在新加坡长大成人，有了自己的事业，明玉和她先生还是那么努力，每个月来往与新加坡和雅加达，打理着他们的餐饮和面包糕点事业。

我们问她既然已经定居新加坡，孩子们也不愿意回印尼打理家族企业，为何不关掉印尼的事业，专



心发展在新加坡的事业呢？

明玉的答复令我们很感动。她说，作为印尼华人，她还是很感恩她的印尼祖国，如果她关掉在印尼的事业，将会使他们的四百多名公司员工失去饭碗，这是她于心不忍的事。

因此，她只是维持在印尼的事业，并没有想再发展扩大，只是要保住那些称她为妈咪的印尼员工的饭碗，并将许多管理的工作完全交给了印尼的高层管理职员，这也就是她心中的饮水思源。

虽然她是二十年前那场惨烈的排华动乱的受害者，但她依然热爱她的印尼祖国，也在心中看不起那些在印尼赚尽了钱，却一点不回报当地穷苦人的华人富商。

华人富商的贪婪，也是那场排华动乱的其中一个因素。

我们在雅加达也深刻体会到华人与当地土著的穷富差别。在普通的大街上，我们几乎见不到华人，除非是在较大的商业中心或华人社区。

说着说着，我们的车子就经过了那条当年被暴徒们砸烂或烧毁的商业大街。夜幕之中，依稀可以看到当年的暴行痕迹。二十年来，这里完全没有再装修，一派凋零荒芜样子。想当年，这可是雅加达最繁荣的商业区啊！

我们穿过一片旧市区，看到一座座有历史的建筑，明玉特别感伤的是那座旧火车站，三十五年前，她就是从马朗来到雅加达的。终于，我们来到了一个很出名的当地餐馆。

一进餐馆，明玉就选了一个靠里面的桌子，哪怕这个桌子还未清理干净。看到我们疑惑的眼光，她解释说靠近门口的桌子会有些不安全，也许打抢者会抢了东西就马上逃窜。

虽然我们在飞机上都吃了东西，可明玉还是坚持让我们品尝一下这里的到底印尼美食。这里的经



营方式很搞笑，你根本不必点餐，店家就把不同的菜肴端了上来。一旦你吃，就必须付这盘菜的钱。如果不吃，那就不必付钱。

吃完这顿半晚餐半夜宵的印尼餐后，明玉她坚持让我们在这家名叫SEDERHANA的餐馆门口拍照留念，说是以后你们可以向人家来夸耀你们曾经来过这家餐馆。哈，恭敬不如从命吧！

我们夜宿市区的香格里拉酒店，所有的旅客和行李都必须经过安全扫描，感觉是又去了一趟飞机场。还好酒店是蛮高级而熟悉的，风格与曼谷的香格里拉非常接近，只是少了湄南河而已。

第二天一早，明玉给我们带来了打包的印尼面条早餐。她说时间很紧，大家就在车子上完成了早餐，那面条真心好吃，感觉上有点像上海古早的凉面，可上面的料比上海凉面高级也好吃多了。

早餐后，我们一行去了当地的一个商品批发市场。那是一个挺破旧的商场，但

许多的小商家都聚集在这里，价格也比较便宜，女士们买了一些东西后，我也买了几件衣衫算是到此一游。

午餐我们去了一个道地的当地印尼风格海鲜餐馆，菜肴相当考究好吃，我们也喝了一瓶民丹啤酒，大家又以猜价格来娱乐，某人猜的价格最接近就不必付餐费了呀。

酒足饭饱后，我们去了一个较高尚的商业中心购物。这里除了顶级的几个国际品牌外，几乎可以找到许多知名的国家品牌和当地的印尼品牌，女士们跟明玉的姐姐都买得不亦乐乎。

明玉的姐姐也是一位成功的女商人，她也是上届雅加达狮子会的会长。跟她的车子一路闲聊，也大开眼界。跟明玉不同的是，她比较不能适应新加坡的生活方式，虽然她女儿已经入新加坡籍，可她住新加坡不到十天，就恨不得回印尼，即使不能回雅加达，能到巴淡或民丹岛吃一顿地道的印尼餐也可一解乡愁。

